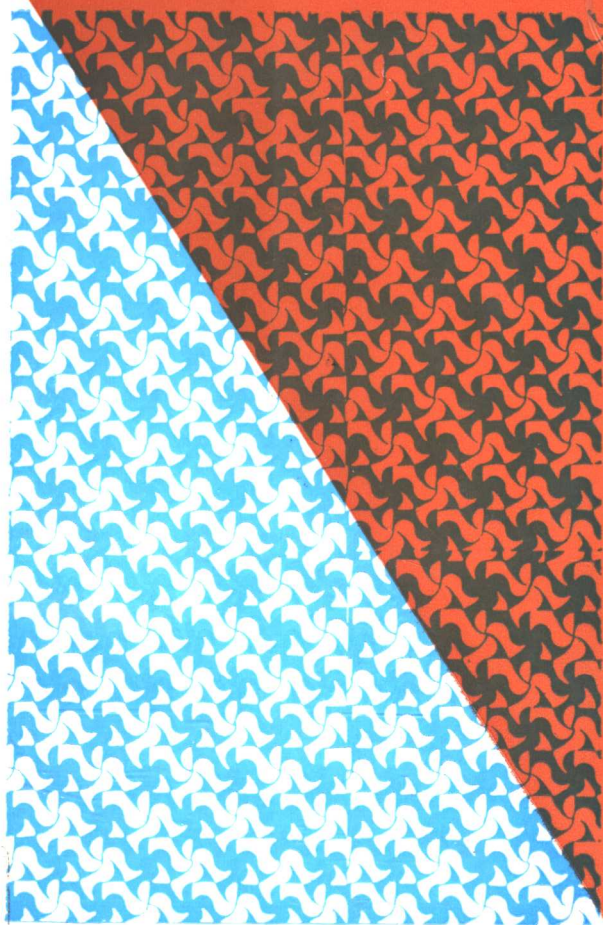


拉美作家谈创作

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

——「巴西」若热·亚马多谈创作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I777.074/1

拉美作家谈创作

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

——「巴西」若热·亚马多谈创作

孙成敖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张守义

责任编辑：杨仲录 张晓岚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谈创作

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

〔巴西〕若热·亚马多 孙成敖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66 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158-2/I·590 定价：8.80 元



高莽

巴西作家若热·
亚马多

亞馬多



若热·亚马多

高莽画

RBB90/04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孙成敖

若热·亚马多是巴西当代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其著作之丰，不仅在巴西，而且在拉丁美洲也堪称首屈一指。他的小说每出版一部即风行一时，作品总印数高达五百余万册，成为巴西当代拥有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小说家。

在世界文坛上若热·亚马多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49 种文字，在近 60 个国家出版发行，印数高达二千万册之多，成为用葡萄牙语从事写作的作家中作品被译成其他文字为数最多的作家。

对中国读者来说，若热·亚马多的名字也已并不陌生。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极少数拉丁美洲作家之一，并于 1952 年、1957 年和 1987 年三次来华访问。早在 50 年代，我国就通过其他语种转译了他的《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① 和《饥饿的道路》^② 三部长篇小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1981 年《世界文学》又率先翻译介绍了他于 1959 年出版的《金卡斯之死》，这是我国第一次直接从葡萄牙语译介的若热·亚马多的文学作品。此后，我国又先后译介了他的《浪女回归》^③、《拳王的觉醒》^④、《加布里埃拉》、《可可》、《死

① 葡萄牙语原书名为《圣若热·多斯·伊列乌斯》。

② 葡萄牙语原书名为《红色的种植地》。

③ 由俄文转译，葡萄牙语原书名为《乡姑蒂埃塔》。

④ 由法文转译，葡萄牙语原书名为《儒比亚巴》。

海》、《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①、《军人、文人、女人》^②和《大埋伏》等九部小说。一位外国作家,尤其是一位用葡萄牙语从事创作的巴西作家,竟能有13部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实属绝无仅有。

若热·亚马多何以能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青睐并叩开了巴西文学通向世界的大门?只要读一读这位小说家的作品,就不难从中找到答案。

笔者曾先后翻译了若热·亚马多的五部小说(其中两部与人合译),虽饱尝了译事之艰苦,但同时也体会到一种艺术享受的甘甜。

若热·亚马多不止一次地声称:“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在创作手法上,他则表示“我搞的就是传统文学”。若热·亚马多认为,“一个人写东西是要改造社会,是要革命”,因此他反对文学创作中的阳春白雪的倾向,通俗易懂于是就成了若热·亚马多小说的一大特点。若热·亚马多被称之为“民众作家”,他所创作的作品属于通俗小说。其不同凡响之处恰恰在于他能使他的作品易于流行而又无俗气,可谓通而不俗,充满艺术魅力,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品位。他的小说故事完整,脉络清晰,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加上匠心独具的精巧构思,恰到好处的悬念设置,能使读者产生一种非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不可的兴头。作家不仅能开合自如地把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做到情节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娓娓动听如行云流水,无突兀之感,无斧凿之痕,而且善于通过生动具体的情节塑造出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不同人物形象,仿佛呼之

① 由俄文转译。

② 葡萄牙语原书名为《军服、院士服、女人睡衣》。

欲出，能给读者以闻其声、睹其面、晤其人的感觉。当掩卷回味，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浮现在眼前的时候，读者的确能感到一种艺术的享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若热·亚马多对语言有着非凡的驾驭能力，文笔生动准确、通俗流畅，书中人物的语言能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性格相吻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增加了一种浓重的、力透纸背的幽默感，不时让读者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

若热·亚马多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宛如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巴西民族风情的画面，使我们可以领略一番异国情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对了解巴西民族及其文化特色亦有较好的认识价值。

针贬时弊，对“大人物”予以抨击，对“小人物”寄以同情，这是若热·亚马多在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一贯立场。作家的憎爱贬褒一清二楚，泾渭分明，我们不妨将这称之为其小说的第三个特点。

若热·亚马多所以能在传统小说的创作上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准，依笔者所见，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熟悉人民，了解人民，始终与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仅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也熟悉他们的语言。若热·亚马多的一生可谓历尽沧桑，足迹遍及巴西乃至世界。巴西乃至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十分显赫。但是若热·亚马多表示：“对我来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也不如巴伊亚人民更加重要。”任何一位大人物要走进若热·亚马多的家也必须先敲敲门，而他所结交的巴伊亚市普通平民朋友则可以随意进出，“因为他们是这个家的主人，可以不敲门就进来。对他们来说，大门是随时敞开着的。”正是与人民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若热·亚马多说过：“我

只能够去写与我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的那些人。”他所以能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出巴西社会的各个层面，恰恰因为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来自现实生活，都是以他所熟悉和了解的人作为原型的。

二、作家的天分。在回答要成为一位职业作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时若热·亚马多曾列举了三条，第一条便是“生下来就是干这行的。这一条很难解释，但又非如此不可”。读一读若热·亚马多用生花妙笔创作出的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听一听若热·亚马多谈论自己创作的经历和体会，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确是位天生的小说家，虽然这“很难解释”。

本书选译了若热·亚马多的四篇访谈录，并附有其年表和主要作品一览表。前三篇访谈录以时间先后为序，与《请看》杂志记者的谈话纪要因其内容可作为第三篇访谈录最后一章《小说的世界》的补充，故未按时间先后为序而将其安排在了最后。四篇访谈录中涉及到许多巴西及世界各地的作家和人物，根据笔者所能掌握的材料，凡属巴西、葡萄牙和国内尚属鲜为人知的其他国家的作家和人物均尽量作了注释，对前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诸如肖洛霍夫、海明威、聂鲁达、萨特、毕加索等则未加注释。

笔者阅读了较多的若热·亚马多的作品，叹服之余则易产生偏爱，对其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也许有过高之嫌，权且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各种文学流派林立，尤其是西班牙语拉丁美洲文学曾使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之际，一位以写实主义手法从事传统小说创作的巴西作家仍能一枝独秀，在巴西乃至世界文坛上继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文学现象。

1993年9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前言	孙成敖
与《今日》小说月报记者的谈话纪要	1
与《文学评论》记者的谈话纪要	17
与法国学者阿利塞·赖拉尔德长谈	75
叛逆者学会	75
《狂欢节之国》	88
巴西的奇迹	99
《儒比亚巴》	108
《自由在地下》	119
凶猛的土地	130
《加布里埃拉》	143
只有作品本身才能体现作家的价值	152
小说的世界	164
与《请看》杂志记者的谈话纪要	189
若热·亚马多年表	197
若热·亚马多主要著作一览表	206

与《今日》小说月报记者的 谈话纪要

1977年8月，巴西《今日》小说月报记者走访了若热·亚马多。若热·亚马多在谈话中回顾了他的创作生涯，就30年代以来巴西文学界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介绍了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被翻译出版的情况。1977年11月出版的《今日》小说月报刊登了这篇谈话纪要。

《今日》：继加布里埃拉、弗洛尔、特雷莎·巴蒂斯塔之后，现在又出了个蒂埃塔，这都是你笔下一系列各具一格的妇女形象，若热，这些人物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亚马多：这些妇女的形象，和我的小说中其他的妇女形象一样，都是通过长期的构思产生出来的，都是逐渐在我的脑海里形成的。你看一看我以前写的几部小说，就会在那里找到加布里埃拉这个人物。在《无边的土地》里，加布里埃拉就是那个无名无姓、身穿蓝衣服的女人，她在港口码头中的一个场面里露过面。在《黄金果的土地》这部小说中，加布里埃拉就是丽塔。在《死海》里，特雷莎·巴蒂斯塔就是罗莎·帕尔梅拉，在《汗珠》里，就是玛丽亚·卡巴苏。有的时候，我取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有时候又不是这样。例如《无边的土地》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人物是阿纳·巴达罗夫人，在《死海》里，主人公是莉薇娅，只是这两本书名不叫《巴达罗夫人》和《莉薇娅》。《加布里埃拉》这部小说也许可以换成另外一个书名，因为加布里埃拉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我用了这个书名，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罢了。《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以及《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这两部小说的书名也是如此。

《今日》：有人说你现在专写各种各样的女人。

亚马多：并非如此。最近二十年来，我塑造了一个我很看重的人物，这就是《奇迹的店铺》一书中的佩德罗·阿尔尚热。我认为他是我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这部小说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是最重要、与革命关系最密切和最革命的一部作品。当然，我指的是巴西革命。

《今日》：有人说，你写《加布里埃拉》这部小说时，主人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而是那些为社会所不屑的诸如妓女、流浪汉这类人物中的英雄了。你对这种说法有何看法？

亚马多：我一直就是写流氓无产者的小说家，只是偶尔写写劳动者。在我的小说里的那些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不能说在巴伊亚州已经有了无产阶级，至少还不存在按字面上真正含义所说的那种“无产者”和“无产阶级”。有劳动者，这是事实，我也是写劳动者的小说家，主要写农村的劳动者。在描写种植可可地区的那些小说以及《饥饿的道路》里，我写的都是劳动者，都是农民。在描写萨尔瓦多这个城市生活的那些小说里，远在我写《加布里埃拉》之前，我笔下的人物就是流氓无产者，我一直在写流浪汉、妓女这类人物。作为小说家，我认为，不管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这样划分都是有点愚蠢的。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

《今日》：可在你写的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里面，并没有出现这类人物。

亚马多：我写《狂欢节之国》的时候才18岁……

《今日》：那时候，你是个天主教的青年知识分子……

亚马多：不，那时候我不是天主教徒。我12岁在耶稣教会学校念书的时候就不再是天主教徒了。我现在也不是天主教徒，我什么宗教也不信。那时候我是个初学写作的巴伊亚州青年知识分子，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我们正在开辟着一代人的道路。《狂欢节之国》就是我那一段生活经历的产物。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就是那些正在探寻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

《今日》：的确，你以后写的那些小说，表明你所关心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亚马多：是这样的。两年以后，我开始关心其他问题了。那时候，我写了《可可》和《汗珠》。《可可》描写的是可可种植园里的劳动者的生活。《汗珠》是写城市生活的，故事发生在萨尔瓦多市，人物就是那些住在佩洛里乌里尼奥大房子里的劳动者和流氓无产者。我常常说，这三本小说是一个初学者的习作，哪一本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可可》写得很成功，《狂欢节之国》只是知识分子比较欢迎。

《今日》：在你看来，30年代作家对巴西的过去或现在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亚马多：在1930年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之为30年代的小说家们，他们打破了把巴西农村写成田园诗的这一传统。从陶奈子爵^①写的《伊诺森西娅》到里贝罗·科托^②写的《雉鸠》，描写农村的小说都是些田园诗，农村被描绘得特别美好。那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妇女，那里的工头、庄园主、绅士、族长们都特别仁慈，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人了。劳动者、种地的农民被写成是幸福的人，他们得到了庄园主慈父般的对待和保护。这样的农村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是脱离现实的，是

① 陶奈子爵：巴西浪漫主义小说家（1831—1861）。

② 里贝罗·科托：巴西诗人、小说家（1898—1963）。

假的，是为大庄园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经济制度服务的。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30 年代的作家：若泽·林斯·多·雷戈^① 写了《糖厂的孩子》，我写了《可可》，埃里科·维里西莫^② 也写了一些小说，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③ 写了《圣贝尔纳德斯》，拉谢尔·德·克罗斯^④ 写了《若昂·米格尔》，等等。我不是说 30 年代以前的那些小说写得不好，不是说那里边没有写实的方面。对景物的描写，甚至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的描写都是很典型的。我讲的是它的内容，与巴西现实相关连的内容。《可可》这部小说有力地打破了这种局面，尽管其中也有着不现实的东西，即臆造出一种环境，硬安排一条出路，赋予可可园里的劳动者某种他们并不具备的觉悟。尽管如此，在 30 年代作家的作品里，农村生活开始以更真实、更深刻的方式得到了体现。我也属于 30 年代作家。

《今日》：你觉得，哪些作品和哪些作家对你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

亚马多：我特别要提及的有狄更斯。我觉得他在小说方面是登峰造极的作家。我虽然这样讲，但我是反对去评价谁是最伟大的作家的，因为我认为谁也没有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谁最伟大，谁是最好的作家。我认为狄更斯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高尔基在讲到埃萨·德·克罗兹^⑤ 时说：“他是世界小说界的顶峰之一。”现在我就借用高尔基的这句话来评价狄更斯。我从小就读狄更斯的作品，一直到现在还在读，以后也仍然要读，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作家。还有马克·吐温、高

① 若泽·林斯·多·雷戈：巴西小说家（1901—1957），著有《死火》等作品。

② 埃里科·维里西莫：巴西著名小说家（1905—1975）。

③ 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巴西著名作家（1892—1954）。

④ 拉谢尔·德·克罗斯：巴西著名女作家（1910— ）。

⑤ 埃萨·德·克罗兹：葡萄牙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845—1900）。

尔基、左拉、托尔斯泰以及我们的鼻祖塞万提斯。在巴西作家中，有若泽·德·阿伦卡尔^①，我认为阿伦卡尔是巴西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巴西的小说是由两大派组成的，这就是阿伦卡尔和马查多·德·阿西斯^②。还有一个人，他在巴西小说界几乎是独树一帜，但却出类拔萃，这就是安托尼奥·德·阿尔梅达^③。在外国作家中，高尔基对我颇有影响，我读过他很多作品。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直接的是美国的一代伟大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斯坦贝克、考德威尔。我认为考德威尔是个重要作家，他在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多斯·帕索斯在小说写作技巧方面是把电影创作技巧运用于小说中的第一人。还有迈克尔·高尔德，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今日》：霍华德·法斯特呢？

亚马多：法斯特是后来的作家了。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一个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犹太小说家。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读他的作品，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人。我本人认识他，至今还保留着两封或是三封他的信。但他对我的创作没有什么影响。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一代俄国小说家对我的影响极大，比如《毁灭》一书的作者法捷耶夫，《骑兵队》的作者巴别尔——此人后来被斯大林搞掉了——，《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在那个时代，人们有很大的创作自由，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激情，肖洛霍夫杰出的史诗般作品《静静的顿河》就是在这种自由与激情中诞生的。

① 若泽·德·阿伦卡尔：巴西文学创始人之一（1829—1877）。

② 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巴西文坛公认的巴西最优秀的作家（1839—1916）。

③ 安托尼奥·德·阿尔梅达：巴西小说家（1831—1861）。

《今日》：若热，拉丁美洲文学呢？

亚马多：一个欧洲人使用这个术语，他是把我们整个大陆看成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或是黑人奴隶的住所，把我们大陆上二十多个国家合在一起，好像拉丁美洲只有一种文学。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文学。世界上没有哪种差别比一个巴西作家和一个阿根廷作家之间的差别更大。一个古巴作家和一个乌拉圭作家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一提到拉丁美洲文学，通常是指讲西班牙语的那些国家的文学，而忘记了拉丁美洲大陆的两支最重要的文学，即巴西文学和海地文学，因为它们使用的不是西班牙语。巴西文学很久以来就是拉丁美洲最强的文学。海地短篇小说也很出色，为我们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只要提一提雅克·罗曼^①的《露水老爷》以及《教父太阳将军》就足以证实这一点。《教父太阳将军》一书的作者在狱中被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野蛮地杀害了，他的舌头、四肢都被砍掉。杜瓦利埃把他能杀害的人都杀害了，其余的人则流亡到国外。

《今日》：在《儒比亚巴》和《死海》里，你大概受到巴伊亚州作家沙维尔·马尔克斯^②的题材影响吧？

亚马多：《儒比亚巴》里肯定没有，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没读过沙维尔·马尔克斯的任何作品。

《今日》：那么在《死海》里呢？

亚马多：也没有。《死海》是紧接着《儒比亚巴》之后于1936年写成的，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沙维尔·马尔克斯的《雅纳和若埃尔》，也没有读过他的《海滩上的人们》、《巫师》和《军曹佩德罗》。后来我阅读了沙维尔·马尔克斯的全部著作。我认为他的确是位重要的小说家。巴伊亚州历来有不少小说

① 雅克·罗曼：海地小说家（1907—1944）。

② 沙维尔·马尔克斯：巴西小说家、巴西文学院士（1861—1942）。

家，但是重要性还比不上西阿拉州、马拉尼翁州和里约热内卢州，这三个州产生了巴西最重要的小说家。沙维尔·马尔克斯是我们州的小说大师。还有一些令人敬佩的小说家，例如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林多尔弗·罗沙，他写了《玛丽亚·杜扎》，这是一本反映腹地农村生活的小说。西阿拉州的多明戈斯·奥林皮奥^①写的《男子汉一样的鲁济娅》也属于这一类小说。城市小说中有卡尔多佐·德·奥里维拉写的《两米半》。

《今日》：读过你作品的人，都有这种印象，即你的小说都是一挥而就的。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你的实际，还是你也一样饱尝写作之苦呢？

亚马多：年轻的时候，我在打字机前面一坐下来就写上了。我写《儒比亚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死海》还不到一个月，那时我刚刚出狱不久。当你年轻的时候，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青春活力，你自认为是个大作家。那时候我写起来快得很，现在就慢多了，现在要仔细地反复推敲。年轻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写上15到20页，现在每天能写上两页就不少了。年轻的时候，我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夜里进行写作，坐在打字机前，通宵达旦地写。现在我只是上午写作，早上五点钟开始，写到下午一点。就是这样还感到累得够呛。

《今日》：最近，电影界似乎看中了你的作品，用你的作品拍成的电影在巴西取得了最大成功，你喜欢这些电影吗？

亚马多：你可以撤回你的问题，因为我不能讲是否喜欢那些我未曾看过的电影。例如我没看过《无边的土地》这部电影，这是1948年一个美国人在这儿拍的。当时我在欧洲，在旅行途中，我把摄制权卖给了阿尔兰蒂达公司。当时我把两部小说的摄制权卖给了它。《无边的土地》他们拍了电影，《沙滩

① 多明戈斯·奥林皮奥：巴西小说家（1850—1906）。